



滴血玉麒麟

梦中游 著

目 录

第 一 册

- 第一篇 玉麒麟之谜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篇 逐鹿中原……………(83)
- 第三篇 江湖险恶……………(296)

第 二 册

- 第四篇 真假林雪……………(405)
- 第五篇 天山论剑……………(579)

第四篇

真假林雪

二十六

老乞丐向前走了十几步，看到路边的几个黑衣汉子用一种极为厌恶的目光看着自己，咧开嘴嘿嘿一笑，随口“扑”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几个黑衣汉子急忙向后一闪，口中骂道：“妈的！臭要饭的老婆子，要不是怕脏了爷爷的手，今儿他妈的送你去阴曹地府找小鬼讨饭吃！妈的，快滚！”

老乞丐用她那早已黑得发亮的袖口抹了一下挂在下巴上的口水，摇晃着脑袋，口中嘀哩咕噜地说着什么，继续朝街西头走去。

龙雨梅说道：“师姐，怎么这时候一个老乞丐还敢到这地方来？”

林雪说道：“此人根本不是老乞丐。雨梅，你注意到她的牙齿没有？”

“牙齿？牙齿怎么了？”

“我刚才看见她冲人笑时，咧出的竟是一口雪白的牙齿。你想，如果她真是老乞丐，怎么会有如此洁白的牙齿？我看……这里面一定有诈。”

正在这时，只见西门白从碧香楼里走了出来。

站在门口的几个汉子一见是西门白，赶紧拱身垂首。其中一个岁数大一些的汉子凑过献殷勤道：“西门大人，您老人家走好……”

“哼！”西门白袍袖一甩，迈步下了台阶，转身向东走去。

刚走几步，迎面刚好碰见老乞丐，只见她右手拄着木拐，左手端着一只破瓷碗，拦住了西门白的去路。

“你老人家行行好，赏碗饭吃吧……你老……”老乞丐左手抖动着，双脚缓缓在地面上错动，向西门白靠近。

西门白一见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，拦住了自己的去路，本来憋了一肚子的火顿时爆发而出，大喝一声：“去你娘的吧！”右手袍袖一拂，“呼”地一下，一股霸道的气浪狂飙般向对面的老乞丐卷来！

不用说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乞丐，就是武功稍差之人，也休想在西门白这一拂之下生还。

哪料，那老乞丐顺着气浪转了两转，身体竟“嘎”地一下冲天而起，掠起一丈，左手的木拐在空中一翻，“刷”地朝站在下面的西门白劈面砸来！

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大出乎西门白的意料，一个步履艰难的老乞丐陡然变成了一个武功高绝的侠女，不但躲过了自己这致命的一拂，而且竟能借势反击！西门白自出山以来五十余年，遇到的如此高手可以说是寥寥无几！

正当西门白发愣的一霎，对手的木杖已然拍到眼前，西门白一愣，急忙缩头藏身，但只是慢了一点儿，“哧”的一声，木杖擦着他的头皮风驰电闪般滑过，刮下了一块半个巴掌大小的头皮，鲜血顿时涌了出来！

西门白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翻，还未

等他站稳，“老乞丐”已飞身抢到，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七寸匕首，直刺对手的心窝！

西门白此刻已从惊恐中醒来，见对方的匕首已到，陡地将身子一弓，匕首贴着他的腰部滑过，他左手霍然探出，直取对手的“愈气”大穴。

“老乞丐”见一刺未能得手，自知今日行刺已然落空，未等对手的左掌拍到自己，急忙向左一飘，闪出七尺，躲过了这一掌。

就在这时，西门黑已闻声第一个跑了出来。

“老乞丐”一见西门黑，知道情况不妙，急忙双足蹬地，“呼”地纵身而起，直奔二丈多远处的高墙而去。

西门黑冷笑一声，左手食指陡地一弹，一缕疾风“嗖”地闪向身子尚在空中的“老乞丐”，刚好击中她后心的“神道”重穴。“老乞丐”只觉脊梁一阵发麻，顿时失去控制，身子一歪，从一丈多高处摔在了街上。

西门白对此人恨得咬牙切齿，一步抢上，举起右掌就要结果对方的性命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西门白身后传来一声轰响，碧香楼对面酒楼上的木窗被人一掌击碎，从窗户的破口中“嗖嗖”飞出二道人影，直扑站在“老乞丐”身旁的西门白。

西门白一惊，急忙一个转身，伸出双掌相迎。

第一条翠影已然闪到，待离他七尺之处，西门白突然看清来人是谁，急忙收掌撤身，平地向后掠出一丈。

西门白身子刚刚落稳，只见一翠一黄两道身影已挟着“老乞丐”纵身掠起三丈，在酒楼的屋顶上点了一下，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西门白和西门黑对望了一眼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

“哈哈……”二人背后传来了一阵洪钟般的朗笑声，转身一看，是白衣老者领着众人站在碧香楼门口的石阶上正看着自己。

“西门仁兄，那翠衣丫头想必就是雷天风的传人吧？”白衣老者微笑道。

“正是。”西门黑答道。

“嗯，这丫头的轻功果然不错！那么……这老婆子又是何人呢？难道她与二位仁兄有仇不成？！”

西门黑看看西门白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白衣老者也不再多问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向街西口走去……

天近晌午，林雪和龙雨梅扶着昏迷不醒的“老乞丐”来到城西一片寂静的竹林里。

这里离城足有六七里路，看来不会有人赶来。林雪将“老乞丐”放在草地上，然后给她解开穴道。

过了片刻，“老乞丐”轻轻呻吟一声，终于从昏迷中醒来。开始，她的眼前蒙蒙眈眈出现了两个人影，渐渐地，她看清了是谁，顿时双目一睁，挣扎着坐了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们想把我怎么样？！”她惊恐地盯着二人问道。

听到“老乞丐”那带川腔的声音，林雪和龙雨梅同时都愣住了。

“你是……是君凤？！”林雪吃惊地问道。

“哼！你们少跟我装糊涂！反正我沈君凤今天落在你们手里，随你们怎么处置吧！只是……只是我大仇未报，就是变成了厉鬼，也要来索你们的性命！”

语毕，她“嘶”地一下把假发和面具扯下，狠狠地看着

二人。

龙雨梅“呼”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右手一挥，“呛啷”一声拔出“紫银太岁剑”，气忿地说道：“早知道是你这个害人精，谁愿救你，早就看着你让西门白一掌打扁啦！如今师姐和我舍着性命将你救活，反而要恩将仇报！师姐，这种人留着只能是个祸害，我看不如就成全了她！”

林雪忙道：“师妹慢来，还是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。”

她转身正色问道：“沈君凤，你说我是你的仇人，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沈君凤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林雪，你是真地不知道还是在这儿装糊涂？我是西川人，难道你就没有听说过你师祖雷天风在峨嵋山杀死‘西蜀神僧’一事？！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林雪猛然想起去年在龙府后花园练功时爹爹曾向自己提过此事。思索片刻，林雪心平气和地说道：

“此事我确实听我爹讲起过，没有想到沈姑娘竟是‘西蜀神僧’海空大师的第二代传人。”

停顿一下，林雪接道：“不过，上次比武，听说师祖只是战胜了海空大师，并没有杀死对手。再说，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的旧事，你我连自己师祖的面都没有见过，何必要为此结下冤仇呢？”

沈君凤“哼”了一声，又说道：“虽说雷天风没有当场杀死他老人家，但我师祖当时已身负重伤，三天后便含恨死去。请问，这还不算是杀人吗？！”

林雪不语，顺手从地上拔了一根青草，含在嘴边，低头思索起来。

沈君凤翻身从地上站起，冲林雪说道：“你们今天救了我，沈君凤来日必会报答。不过，这恩仇是两回事，一旦我

还了你们的人情，咱们还是仇敌！告辞了！”

语毕，沈君凤将身上套着的乞衫向地上一甩，转身便要走。

林雪急忙说道：“沈姑娘慢走，你可知肖公子正在到处找你呢？”

沈君凤听罢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有林姑娘在，他肖白晨心里哪还有我沈君凤！我走了，姓肖的高兴还来不及呢！再说……还有这位小姑娘！”

龙雨梅怒道：“沈君凤！你不要在这儿胡说，谁稀罕你那个姓肖的……”

“好了！废话少说，我还会来找你们！”

说完，沈君凤纵身一跃，在竹林中飘闪了几下，随后踪影消失。

龙雨梅气得满脸通红，举起宝剑“咔嚓、咔嚓！”几棵手臂粗细的毛竹应声缓缓倒下。

林雪用力将手中的青草向下一扯，“嗒”地一声，半截草杆断在手里。

“雨梅，不必和她计较，我们走吧。”

龙雨梅问道：“去找红衣人？”

林雪摇摇头说道：“不必了，到了河南，我们肯定可以见到他们。”

一阵春风吹来，竹林中发出一片“哗哗”之声。待竹林恢复寂静后，已是人去林空，留下的只有两行淡淡的足迹

.....

北方中原大地。

春天姗姗来迟，但终究还是来了。

江北的大地上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绿毯。各种植物相继被春风唤醒，山谷里以红、白、翠、黄四种颜色为主，衬以满山遍野的山花绿草，在耸岭峭壁、银瀑白云的托映下，仿佛使人走入琼瑶仙境一般。

南宫非目睹着这人间美景，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股大自然特有的芳香扑鼻而来。他索性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掏出干粮吃了起来。

自离开“白头尊者”老人，南宫非在中原一带已东奔西走了一个多月，但始终没有找到慕容岚。

他的脑海里曾几次蒙生出回黄山找师父师母的念头，但一想起林雪，他总是轻轻摇摇头，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也不知道她现在怎样？”他常常这样自问，脑海里浮出往日与林雪在一起时的美好情景。每逢这时，他一定会闭上眼睛。

睁开双眼，又回到了现实世界。

南宫非坐在石头上，眼睛却始终不离前方。在前面一里多远的山间小路上，时隐时现地有三个人影，一黑、两白。

穿黑衣服的人正是“天山雾中风”戈自方，身后两个白衣人是他的徒弟萧继宗和尚千白。

要是在半年前，南宫非也许会立刻现身与三人一拼。但现在的他已成熟多了。在与“白头尊者”相处的几个月里，他不仅学到了武功更从老人那里学到了智慧。

眼前的三人无疑都是自己的仇人。但他心里十分清楚，如果这三个人联手对付自己，那自己就连万分之一的取胜可能都没有。此时的南宫非就像一只伏在深草丛中窥视猎物的猛虎，他在寻找下手的机会！

翻过前面的山谷，前面是一片丘陵地带。山坡上衍生出

各种灌木和松柏。

戈自方三人在缓坡上的一片树林中停下休息。

暮色黄昏，从远处山峰的半腰处飘来一缕白云，渐渐地，整个树林中弥漫起一层厚厚的白雾，五丈之外便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“师父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白鹤山庄？”

这是尚千白的声音，

“约摸还有七八里路。天黑前赶到就是了。”戈自方说道。

停顿了片刻，浓雾中传来萧继宗的声音：“师父，听说西门兄弟此次还请出了‘神州风’宗昆，想来他们是用心良苦啊！”

片刻无人作声。

躲在大树后面的南宫非本想趁着雾大暗中出手，但听到萧继宗提到“神州风”宗昆，不知西门兄弟又要搞什么鬼，于是又等了等。

“宗儿，你可知道这‘神州风’宗昆是何人？”戈自方终于开口问道。

“听说他的辈份很高，武功也不错，别的……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萧继宗答道。

一团浓雾从南宫非的眼前飘了过去，他只隐约见到前方不远处火光一闪，“叭嗒”一声，原来是戈自方点燃了一袋旱烟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说的这个‘神州风’宗昆，乃是当年武林中的‘三魔头’中的一个。他的年纪与‘天刹魔’雷天风差不多，但论辈分……或许比雷天风还要高出一辈儿。

五十多年前，宗昆曾与雷天风在泰山顶峰比武，赌一只左臂。听说二人在山顶上打了两天两夜，最后宗昆因功力不及对手，还是输了。”

“那他的左臂呢？”尚千白插问道。

“当着比武公证人纪天龙的面，宗昆右手一掌，把自己的左臂活生生切了下来，随后便离开泰山，从此一去五十多年……”

尚千白轻声叹道：“能与雷天风对打两天两夜，看来此人的武功在当今武林中已是屈指可数了！”

戈自方说道：“当今武林，恐怕无人是宗昆的对手。听说在他与雷天风比武时，正在练一种叫‘断山风’的武功。这种武功又称‘老君炉’，只有功力极深之人方可修成。假如他当年练成此功，这比武的结果就很难说了……”

萧继宗说道：“但不知这‘老君炉’与姓林的那丫头所练的‘冰尸功’相比如何，要是……”

“哼！宗儿，不要这么长那丫头的志气。她武技再高，量她有几年的功力！不要说宗昆的‘老君炉’，就算是遇到你师父我，也叫她在我掌下作鬼！这丫头杀了你二师叔，此仇我早晚要报！”

南宫非一听林雪的武功有了如此大的长进，心中暗喜，但不明白萧继宗何时又出来一个二叔？

这时，戈自方从怀中掏出一块白灿灿的东西，用手抚摸着说道：“为了得到这块‘滴血玉麒麟’我们已和那姓林的丫头结了死仇。明知那另一块玉麒麟就在那丫头身上，谁想你们的三师叔竟如此无用，玉没有抢到，反而搭进去一个，唉！”

南宫非听到这里，脑子里“嗡”地一下，险些叫出声

来。听戈自方的口气，他手里的那块“滴血玉麒麟”肯定是从师父师母那里抢来的！难道……

南宫非不敢再往下想，只觉气往上撞，血往上涌，本来想好的对策顿时全搅乱了。

“宗儿，你们赶快将东西收拾好，咱们也该走了。”戈自方说着，从地上站起身来。

三人向前刚走出五步，戈自方突然停住了脚步。

在一丈三四开外的地方隐约站立一人，高大的身材，两腿微微岔开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戈自方。

戈自方一惊过后，冷声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“一直在找你的人！”雾中传来对方阴冷的回答声。

“找我？你究竟是谁？！”戈自方知道来者绝非善意，开始暗中积蓄内力。

凭感觉，南宫非已知道在自己左右一丈多远处有人在暗中移动，这无疑是萧继宗和尚千白二人。

很明显，南宫非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，要不是借着浓雾，自己的处境可能会更糟。他开始有些后悔因自己一时激动打乱了原先各个击破的打算。眼下情况不利，他只能从三人中最弱的一个，即尚千白下手。凭耳感觉，他确信在自己左边的是尚千白。

片刻的沉寂后，戈自方又说道：“哼！不管你是谁，我戈某马上便会知道！”

戈自方话音未落，南宫非已猝然纵身而起，两掌带着千钧力道，直扑左边的尚千白。

一股强劲的狂飙先行卷出，“轰”地一下，南宫非身前的浓雾被冲开一个七尺方圆的缺口，待尚千白看清对手是谁的一霎，南宫非已然扑到跟前！尚千白“啊”地惊叫一声，

急忙朝左边一闪，但为时已晚，南宫非左掌扑空，但右掌刚好劈在尚千白的右肩上！

“咔嚓！”

随着一声令人毛发皆悚的惨叫声，尚千白的右臂从肩轴处被活生生劈了下来，顿时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

接下来，竟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偶尔传来一阵隐约的松涛声。

南宫非竖起两耳，仔细地聆听着四周的动静。“尚千白昏倒在地，而这两个人竟是无动于衷？难道……难道这二人……”

刚想到这里，南宫非突然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气浪朝自己压来，而且压力越来越大，他急快运出内力，将这股气浪顶住。

哪料，随着南宫非功力的增加，迫来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，渐渐地，南宫非开始感觉有些吃力，他明白，对手肯定是戈自方！

他清楚，如果照这样与对手拼下去，自己连脱身的机会都会丧失。一旦萧继宗乘机扑上……

这果然是戈自方的一计！如果对手好胜，与自己耗功力，则必死无疑。

凭戈自方几十年的经验，对手的功力已用到七八成，只要他用至九成，再想脱身绝无可能！

南宫非正在忖思对策，突然身后有一缕疾风冲自己扑来，知道是萧继宗已从自己背后下手，急忙提气纵身跃起，借着戈自方发出的强劲力道，“呼”地一下从萧继宗的头顶上掠过，随即消失在一片弥漫的白雾中。

戈自方只觉对手的内力一泻，知道他逃过了自己的这

招。见迎面而来的萧继宗也是一剑劈空，戈自方急忙作了个手势，示意对方不要出声。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口袋，又指指左边，萧继宗立即明白师父是让自己用暗器，忙点点头，转身向左边飘去。

其实，直到现在，戈、萧二人还不知对手是谁。不过，仅凭刚才的两下交手，戈自方便知来者的武功并不在自己之下，而且对手此来目的明确，就是要杀死自己。戈自方一生结仇甚多，仇人找上自己也是常事。只是，武功如此之高的仇人却寥寥无几。“此人到底是谁呢？！”戈自方的脑海里想过几个人，不过又立刻被自己否定了。他与南宫非交过手，而此人的功力肯定要高于南宫非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阵山风吹来，卷走了最后一团浓雾，在场的三人立即现身。

原来，三人此时正呈“品”字形站立着，每人之间相距一丈六七。

“哦？原来果然是你！”

戈自方说着，扭头看看地上躺着的尚千白，眉梢一挑，冷冷说道：“看来，你真地要给你师父报仇？！”

南宫非心头一震，其实他早就应该猜到，只是不敢往这儿想。此时戈自方一语道破，南宫非紧咬牙关，双目紧闭了一下，又突然睁开，颤声说道：“就为这块‘滴血玉麒麟’，你……你杀了我师父？！”

戈自方冷笑道：“这可不能怪我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“你师父人称‘黄山龙凤剑’，想当年也是叱咤武林的人物。万没料到……他竟禁不住千白徒儿的一掌，当时便倒地身亡！哼！像这种无用之人留之何用，早知这样，也省得

老夫亲自跑一趟黄山！”

南宫非此时还不知道师父已将自己的功力全数移授给了林雪，以为对方是有意侮辱师父，不禁暴喝道：“好你个黑心的老东西！今天南宫非定要拿你的人头来祭奠师父！”

南宫非红了眼，“呛啷”一声抽出“天龙剑”，右手一抖，狂风暴雨般朝戈自方劈来。

见他来势极为凶猛，知道对手是在与自己拼命，戈自方不敢硬接，只是左飘右闪，而对手却是步步紧逼，剑剑不离他的死穴。

萧继宗见师父告急，忙拔出宝剑，从南宫非的身后扑了上来。

此时南宫非心中如翻江倒海，暗叫着师父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见对方剑到背后，也不躲闪，大吼一声，左手一翻，“嗖”地一剑横扫而去。

萧继宗见对方使出拼命的招式，急忙撤剑闪身，躲过一剑。

戈自方见状冷冷一笑，暗想：“这小子看来是乱了方寸，何不再激激他！”

主意已定，戈自方嘿嘿一笑，冲着正在与萧继宗拼命的南宫非说道：“嗯！这几剑倒有点儿像你师母。不过，她却死在了宗儿的剑下！”

南宫非自小丧母，视师母楚秋萍为自己的亲母，听说师母被萧继宗用剑砍死，顿时只觉心头一堵，两眼发黑，“扑”地喷出一口血来，刚好喷在萧继宗的脸上。

萧继宗大怒，举剑朝南宫非劈来。

只听南宫非“呀”地暴吼一声，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

“当”地一剑，生生将萧继宗手中的宝剑削为两截！

萧继宗一怔之际，南宫非已把“天龙剑”扔在了地上，两手一探，“砰”地一下，将萧继宗的喉咙死死卡住，按在了地上。

萧继宗急忙用两手去扳对手的双手，哪里动得丝毫，对手的一双手有如一把铁钳，即便此时有人将他的脑袋砍下，恐怕也不会松手！

戈自方原以为激他一下，南宫非便可能不击自败。万没料到 he 蛮劲使出，竟要将宗儿活活掐死！但此时他还不使用暗器，怕伤了萧继宗，于是便想挺身赶上，一掌结果了南宫非的性命。

如果戈自方此时出手，南宫非必死无疑！

然而就在这时，随着一声娇嗔之声，红裙一闪，从林中飘出一个美艳的少妇。

从林中现身到双足落地，足有四五丈远，但她却是离地三尺，平飘而来！仅这一手上乘的“浮云东海”，便足以使戈自方不寒而栗！想自己五十余年的轻功修为，也至多平飘两丈多远，而此人却……

“你是什么人？！”戈自方遇到如此对手，不免心中发虚，也顾不得萧继宗了。

少妇莞尔一笑，“哟……这么老大不小的了，难道还要作这种背后下手的勾当，让我怎能不管啊？”

她扭头又看看地上的二人，笑道：“这么死掐硬捏的，哪儿还像是武林之人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南宫非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仰面倒地昏了过去。原来他急火攻心，加上用力过猛，最后力竭虚脱。

再看地上的萧继宗，脖子活活让南宫非掐细了两圈，口

吐白沫，早已死去。

戈自方大叫一声，上去就要手刃南宫非。

哪料，那妇人横身一挡，拦住去路，口中娇叱道：“老头儿，你要干什么？！”

戈自方刚要发作，突然想起对手刚才的那招“浮云东海”，咽了口唾沫，狠狠说道：“我要地上的这个人！”

“不行！此人是我的朋友，谁也不能动他！”少妇杏目圆睁，厉声喝道。

戈自方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可知老夫是何人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！”

少妇冷冷道：“我不管你是何人，我说不行，你休想碰他一根毫毛！”

戈自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好，看你是个女流，老夫不和你一般见识便是。”

说着，戈自方转过身去，像是要走。

少妇不再多话，转身朝南宫非走去。

蓦然，戈自方身子一个急转，双手一抖，“呼”地一声，一片银光直冲少妇的上、中、下三路飞来！

几乎就在戈自方转身的同时，那少妇似乎猜到了对手的心思，也转过身来。见暗器朝自己打来，她冷冷一笑，右手一抖，几十件暗器全数皆无！

戈自方一愕之际，对手一掌拍到，直印自己的“七坎”大穴。

他急忙将身子一提，“嗖”地纵起三丈，落在了五六丈远的地方。

那少妇也不思追赶，只是冲他冷笑一声，俯身抱起南宫非，双足一点，平地飘起二尺，随着一阵衣裙飘风之声，转